

夏晓虹 吴令华 编

清華同學
与学术薪传



清華同學
与学术薪传

夏晓虹 吴令华
编



Copyright © 2009 by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作品版权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所有。

未经许可，不得翻印。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清华同学与学术薪传 / 夏晓虹、吴令华编. —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9. 7

ISBN 978-7-108-03142-6

I. 清… II. 夏… III. 清华国学研究院—纪念文集
IV. G649.281-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014994 号

责任编辑 郑 勇 卫 纯

封扉设计 蔡立国

出版发行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 22 号)

邮 编 100010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市松源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09 年 7 月北京第 1 版

2009 年 7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 635 毫米 × 965 毫米 1/16 印张 35.75

字 数 370 千字 插图 92 幅

印 数 0,001—5,000 册

定 价 49.80 元

缘 起

夏晓虹

编这本书，起因于找一本书。

记得是2002年，其时我辑佚的《〈饮冰室合集〉集外文》已交给出版社三年，却还在编辑手中校对不已。反正书未印出，但凡有新发现的梁启超佚文，我便随时转去，嘱编辑插入。当时，由梁氏晚年亲近的弟子周传儒与吴其昌笔记的《北海谈话记》尽管已排列其中，我却一直深感遗憾，因为此文乃是录自《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违背了本人自订的以原刊为底本的采辑原则。何况，《年谱长编》所收不可能是全文，如《梁启超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一般，在标题后加“节录”二字，终令我心中不安。我知道此文最初刊载于“丁卯初夏”编印的《清华学校研究院同学录》，只是如何找到此书很让我犯难。

为了查找这一册《同学录》，我可以说是费尽心思。清华大学校史办不必说，已先请人询问过，回答是未有收藏。这我倒也相信，因为该室孙敦恒编写的《清华国学研究院纪事》（《清华汉学研究》第一辑，清华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虽将此次谈话系于1927年6月30日，所引文字却全未超出《梁启超年谱长编》。从《梁氏饮冰室藏书目录》中，我也检索到此书。而1930年，梁氏遗书已全部由家人捐献国立北平图书馆，当年订立的合约本有“永远寄存，以供众览”（《梁氏饮冰室藏书寄存本馆经过》，《梁氏饮冰室藏书目录》，国立北平图书馆1933年版）一条，则现

时的北京图书馆(即今日国家图书馆)应藏有此册。遗憾的是,检查卡片一无所得后,我甚至惊动了德高望重的北图馆长任继愈先生,然而相关部门查找的结果仍令人失望。

就在我已不存念想的时候,偶然在家中翻看2001年出版的《北京文史资料》第64辑,意外地发现其中载有吴令华所写《吴其昌、吴世昌兄弟南京哭灵》一文,篇末注明作者为“吴其昌之女”,且人在北京,顿时喜出望外。从北京市文史委探知吴令华先生的联系方式后,当即打电话询问。果不出我所料,吴先生手中的确保有一册由其父编辑的《清华学校研究院同学录》。日后听吴先生说起,方知此书也是其偶然得之。令华先生本是吴其昌的外甥女,因舅父无出,才过继为后。她幼时见此书印制漂亮,向父亲讨下,收藏至今,才不致在其父1944年谢世后散失。这段书缘让我欣幸自己的运气真好。

亲眼见到这册寻觅已久的《清华学校研究院同学录》,我的第一感觉与吴令华先生一样,只觉此书精美异常。蓝色布面精装的32开小书(208mm×135mm),三孔线装,上有梁启超题写的烫金书名,浓重的北魏韵味,一如梁氏既往的题字端庄大方。碑文般凹刻的金字,配合封面的深蓝,整体肃穆、雅致。开本也别具一格,横向左开,100面(含前后单衬)全部用道林纸印刷,师长与同学的照片均眉目清朗。作为主体部分的同学介绍,或自述,或由同学题撰,亲切有味,展现了写者与被写者双方的才情。窃以为,这应当属于当年难得一见的精品书。一时的兴奋与冲动,使我当场向吴令华先生提出了影印出版的建议。

可接下来的事情并不容易。确有编辑对此书感兴趣,可惜格于印数的考量,选题未在出版社通过。甚至其出身之地的清华大学,对这一册存世稀少的珍本也未表现出应有的热情。还在初次见面时,吴令华先生即提及,2001年清华纪念九十周年校庆之前,她曾去信联系,表示愿提供版本,亦无人理会。看起来,我们眼中的和氏璧颇似璞玉,非经过一番

剖治,很难使人领略其精彩。恰在此时,一位编辑“重新制作”的话点醒了我,于是,以学术传记汇编的形式,呈现清华国学院学术薪传的思路浮现出来。

设立研究院,本为清华从留美预备学校向大学转制的一个重要举措。而唯一招生的“国学门”,自1925年9月首批研究生入学,到1929年6月底结束,短短四年间,总共培养了四届七十名学生(据孙敦恒《清华国学研究院纪事》,以毕业计)。而最令人称奇的是,其中多有日后在各学科领域中声名卓著的大家。按照个中人蓝文徵的总结,除去早逝者,留学英、法、日本的有十一人;“散在各院校任教的,约五十余人;留学诸人于抗战前,也均返国任教。抗战期中,同学在各大学任教务长、训导长、院长、研究所主任及文、史两系主任的,约有十七八人,被誉为好教授的,为数更多”。而1937年4月出版的《清华同学录》中,研究院国学门已有三人明确记为“已故”,大抵属于蓝文徵所谓“因用功过度,致疾而死”者(《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始末》)。尽管抗战期间,至少又有储皖峰、姚名达与吴其昌先后谢世,而其人已然成名成家,著作宏富。

一般而言,学界印象中的清华国学院几近“神话”。这包括了著名的“四大导师”,即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与赵元任的倾心指授,也与毕业诸同学后来的学术成就密不可分。如以收录颇丰的《中国现代社会科学大辞典》(高增德主编,书海出版社1994年版)为据,列有条目的清华国学院同学共二十七人,所分布的学科大体为——

历史学:周传儒、方壮猷、谢国桢、刘节、陈守寔、卫聚贤、蓝文徵

历史地理学:王庸

考古学:吴其昌、朱芳圃、吴金鼎

考古学、古文字学、历史学:徐中舒

考古学、古文字学:余永梁

金文甲骨学:戴家祥

经学、历史学:杜钢百

中国哲学史:高亨

目录学、历史学:姚名达

目录学:刘纪泽

民族学、民族语言学:王静如

语言学:黄淬伯、王力、姜亮夫

音韵学:裴学海

古典文学研究、语言学:刘盼遂

古典文学研究:陆侃如

文学批评史:罗根泽

法律史学:杨鸿烈

上述诸人在各自的学科领域中,均为一时之选。不过,这种归纳实际尚不足以彰显其人学问的广大,即以出版了二十四卷本“全集”的姜亮夫而论,他在《自传》中声言,“我是个兴趣广博的人,对中国的学术,我几乎都要尝尝味道”。传末附录的著作简目,因此傲然分为“史学之属”、“语言之属”、“楚辞之属”、“敦煌学之属”与“汇辑之属”五类,大大超出了《中国现代社会科学家大辞典》为其定义的“语言学家”一隅。

在上列诸家之外,本编另外补充的程憬、赵邦彦、王竞(啸苏)、冯德清(永轩)、冯国瑞、黄绶、蒋天枢、储皖峰、裴占荣各位,也大抵都以治学为安身立命之所,尽管著述多少不等,其中仍不乏传世之作。即便未能找到传记资料的毕业生,其著作也仍有一印再印、沾溉学者者。如杨筠如之《尚书覈诂》,便先有王国维、后有李学勤作序,1934年初版本问世后,又由陕西人民出版社于1959与2005年两度排版印行。

恰如陈平原在一篇副题为“解读作为‘神话’的清华国学院”文中所说:

……谈及国学院的贡献,大家都着力表彰四大导师,这当然没错;可我认为,国学院能有今天的名声,与众弟子的努力分不开。弟子们的贡献,包括日后各自在专业领域取得的巨大成绩,也包括对导师的一往情深,更包括那种强烈的集体荣誉感。(《大师的意义以及弟子的位置》,《现代中国》第6辑,2005年12月)

也即是说,清华国学院的耀眼光辉,正是由四大导师与毕业同学的辉煌成果合力构成。而若将其真正落实,具体呈现这一师生间的薪火相传,在我看来,最佳且易于操作的方式,便是将弟子辈的学术传记汇为一编。《清华学校研究院同学录》的发现,正提供了合适的机缘。

我所持的选录标准,首重自传,其次为同学撰作,再次乃是出自学生或朋友之手的评传,以下依次为研究者考论及家属忆述。如此分别的理由是,在自述或同学撰记中,清华学术传承的脉络会更为凸显与清晰。目前搜集到的35人传记资料(上举余永梁除外),恰占全部毕业生的一半,作为本编的主体,列为辑一。

辑二则着重从学生的角度追忆校园生活。其中蓝文徵与姜亮夫二文,属于较为全面的记述;黎东方虽非国学院研究生,但其从大学部学生的视角观察“四大导师”,也自有难得的鲜活可爱处。余下四篇,各选一得意弟子,回顾四位导师的学术生涯及亲承馨歆的经历,既可如实展示学脉的延续,也可使师长们在本编有集中亮相的机会。

辑三即为《清华学校研究院同学录》的原本影印。但因吴其昌1927年初夏编制此册时,仅有两届学生入学,故本辑末后又收录了自1937年版《清华同学录》截取的国学研究所四届毕业生名录。需要说明的是,吴本《同学录》的排名次序颇有讲究,乃是根据当年的录取名次而来。本编各传即以此为准,分别先后。1927与1928两届学生的序列,亦参照其时的录取名单确定。

编辑此书的过程,对于本人也是一次美好的、值得不断回味的记忆。发生在清华国学院师生之间的那份温厚情谊,尽管人事代谢,生死存亡,八十多年来却始终不曾断绝。如前述以甲等第一名最优成绩毕业的杨筠如,即是因1926年完成的《尚书覈诂》初稿而得到导师王国维的高度赞赏,誉为“文约义尽”,“不愧作者”;随着其处女作的不断再版,这份期许也已流行为令人敬羨的佳话。我还看过1984年山西人民出版社影印的王力著《中国古语法》,那是他1927年提交的毕业论文,卷首有梁启超“精思妙悟,可为斯学辟一新途径”的评语,文中多处也留下了梁与赵元任两位先生的眉批,而赵批中“言有易,言无难”,更成为王力终身治学的座右铭。此外,未见于本编的汪吟龙,于1934年出版了《文中子考信录》,那也是他1926年离校前写成的论著,导师梁启超简短的批语作为跋文,也恭敬地移录卷末。

凝聚为一个群体的清华国学院同学,彼此之间的友情同样引人神往。抗战中先后辞世的三位同学,储皖峰走了,有侯堃作《储皖峰教授传略》、王静如作《纪念逸庵兄》;姚名达去了,有吴其昌撰《哀念姚名达教授》;吴其昌自己也随后逝去,又有方壮猷及时写出《吴其昌教授事略》。即使进入垂暮之年,同学之谊也未尝稍减,反更见浓挚。1976年6月,谢国桢在“文革”灾难尚未结束之际,即以古文笔法撰成《记清华四同学》,忆念已经离世的吴其昌、王庸、冯国瑞与刘盼遂四君,情意深长;1989年,年届83岁的戴家祥,作文《怀念英华早谢的吴其昌同学》,而其时已在吴氏病歿四十五年以后;1983年,85岁高龄的徐中舒仍执笔为老同学黄绶的《两汉及唐代地方行政史》写序,对于读书期间,黄氏在导师梁启超的指导下,一年之内完成《两汉行政史》与《唐代地方行政史》两部大著印象深刻。至于冯德清留下的两通刘盼遂信函,经其子冯天瑜教授编入《近代名人墨迹(冯永轩藏品)》(湖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中,也以其恒长的收藏,见证了同窗间的日常关切。

由《清华学校研究院同学录》引出的话题甚至学术课题可以更多更长,但这已非一篇短序所能承当。尽管经过清理藏书与编制电子书目,这册当年遍查不着的小书已在国家图书馆悄然现身,可我仍然要感谢那一段曲折漫长的寻找过程——这本《清华同学与学术薪传》才会因冲动与感动而产生。

本书编选期间,与吴令华先生合作愉快。这也是一段难忘的经历。

2009年3月12日于京西圆明园花园

目 录

缘起	夏晓虹	1
----------	-----	---

辑 一

记清华四同学	谢国桢	3
怀念刘盼遂先生	聂石樵 邓魁英	11
吴其昌教授事略	方壮猷	22
吴子馨教授传	王遽常	25
怀念英华早谢的吴其昌同学	戴家祥	28
沸血胸中自往来——追忆父亲吴其昌教授	吴令华	34
程憬及其中国神话研究	马昌仪	47
辛勤耕史苑 树蕙复滋兰——回忆徐中舒师	缪文远	60
杨鸿烈及其对法律思想史学科的贡献	范忠信 何 鹏	74
追悼王庸先生	谭其骧	82
刘纪泽传略	申 畅	85
自传	周传儒	88
方壮猷传略	岳 华	102
高亨自传	高 亨	109
高亨先生传略	董治安	113
杜钢百传略	赵彦青	131

迟到的怀念	张寿华	138
王啸苏传略	湖南文史馆	141
一腔热血勤珍宝 洒去犹能化碧涛		
——《近代名人墨迹(冯永轩藏品)》卷首语	冯天瑜	143
哀念姚名达教授	吴其昌	150
姚显微烈士事略	巴怡南	153
爱国学者姚名达生平及其史学思想	王咨臣	160
黄淬伯传略	施光亨	173
自述	谢国桢	177
刘节先生生平及其治学述略	李锦全	184
陆侃如传略	牟世金 龚克昌	199
陈守寔传略	王春瑜	218
中国古文字学家朱芳圃	陈纪洋	226
人生和学术	戴家祥	236
追悼考古学家吴禹铭先生	夏 鼐	264
王力先生的学术道路	郭锡良	269
冯国瑞先生的生平简介、学术成就及历史贡献	孙士智	281
天水著名学者冯国瑞	马永惕	289
我的“胡说”	卫聚贤	293
卫聚贤传略	卫月望	303
我的同学黄绶	徐中舒	316
自传	姜亮夫	317
罗根泽先生在学术领域中的多方开拓	周勋初	322
蒋天枢先生与《陈寅恪文集》	陈正宏	344
不肯跟风的独行者——记蒋天枢先生	吴中杰	353
储皖峰教授传略	侯 瑒	356

纪念储皖峰先生	游国恩	359
悼储君皖峰	余嘉锡	361
悼蓝孟博(文徵)先生	徐复观	363
蓝孟博先生碑文	萧一山	366
裴学海传略	赵金铭	370
念亡友裴占荣	梁漱溟	375
王静如教授小传	冀 宇	376

辑 二

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始末	蓝文徵	387
忆清华国学研究院	姜亮夫	392
大师礼赞	黎东方	404
回忆梁启超先生	周传儒	412
王国维先生生平及其学说	吴其昌	423
陈寅恪先生传	蒋天枢	433
怀念赵元任先生	王 力	450

辑 三

清华学校研究院同学录	吴其昌编	457
清华同学录	国学研究所部分	549

輯一

记清华四同学

谢国桢

余读程易畴《通艺录》，钦其治学之勤，用力之笃，辨析名物，乃能极于一粟。乙卯之春，余籀读汉魏典籍，草《两汉社会生活概述》，于粟米斗斛之积，而为律度量衡，以及于勾股割圆，应用于工艺音乐之事，实由是书启之。然以学殖业荒，识力绵薄，仍未能窥其樊篱也。惟其所著《五友传》，记皖南学侣，师友过从之迹，而于戴东原震反对理学，提倡朴素唯物考证之风及其生平事迹，记之尤详，则深恣之。因思余于一九二五年考取清华学校研究院，得亲炙于梁任公、王静安诸先生之门。其时同学少年，风华正茂，济济一堂。而与吾投契者，则有吴其昌、王庸、冯国瑞、刘盼遂诸君，皆以英年有为，发奋自强，学有专长。而身强力健，锲而不舍，亦胜于余。余则为室家所累，骛于外务；虽思编摩，然一曝十寒，如同爝火萤光，徒自悲愤，而垂老无成。方期时过而学，有所请益，不期时光变幻，风云不测，学胜于余，体健于余，而朝露易晞，芝兰易摧，吴、王、冯、刘诸兄，先后溘逝，痛可〈何〉言也。余虽拙于文辞，昧于析理，但夙志未衰，拟以炳烛之年，稍自策励，以攻吾短；籀史之暇，仍不废吟咏，作业之余，尚从事于临池，昔非所长，今始为之，年老力衰，知无所当，方期请教于同砚之知友，而诸君皆先我而逝，已无可以与之印证者矣，能不增腹痛之悲与黄垆之感乎！爰效瑶田翁之《五友传》，而记清华四同学。

吴其昌字子馨，浙江海宁县硖石镇人。肄业于无锡国学专修馆，考

取清华研究院，高于余一班。毕业后，同馆于梁任公师天津饮冰室寓庐，又同教学于南开，君教大学预科，余教高中。君少聪颖，治盘孟古文字学，著有《春秋谱》等书。又承唐文治之风，喜治宋学，兼喜词章，博学强记，背诵典籍如流水，口述宋人词集之名，问无不应，余则仅能举《清真》、《漱玉》之名一二而已。君赋性自高，不肯后人，激昂之忱，出于自然。当时同在饮冰室侍席者，尚有梁廷灿、姚名达诸君，同学少年，不时来往，如姚君名达，亦有不欢而散者。吾与君则同共几砚，处之怡然，始终无间。犹记在南开时，一夕君自八里台访余于南中宿舍，月终囊罄，因质衣沽酒，痛饮狂歌于村酒香，乃至夜阑灯炮，南中校门已闭。时津沽郊区尚未大辟，由南中至八里台，长河直流，榛莽丛生，缺月在天，狗吠于丛林矮屋中，有谑谑然逼人之势，余乃与子馨互相拥抱，蹑步而行，至君住之南大宿舍，已夜尽更深，晓鸡欲鸣矣。未几君讲授于武汉大学，余服务于北平图书馆，旋自春明南下，道出鲁东，中途停车，欲览泰岱之胜，时已夜半，宿于泰山宾馆，沐后就卧，见室外月明皎洁，松影窥窗，远望泰岱，蜿蜒不断，与长天一色，乃亟披衣而起，捻开惨绿色之电灯，而修书与子馨曰：“君处东湖之畔，亦知楨在岱麓松荫丛中之夜景乎？”颇以为白居易之与元稹，无是遇也。自是风云变幻，日寇窥边，卢沟桥事变军兴，君自南北上请缨抗倭，大有终军之概。旋随校西迁蜀中，痛心国事，著述与教学不辍，积劳以卒，年仅四十。自是以后，余以庸庸碌碌，浮沉人海。与君之往还遂绝，君之消息均自远道闻之。解放之初，余再至津沽，讲学南大，缅怀旧游，因有句云“小伫桥头人不识，八里台畔月如霜”也。六三年，余游汉皋。访同学方欣安兄于东湖之畔，河山变色，焕然一新，而哲人云亡，未能见九州同乐之盛，不禁有人琴之感已。

君弟世昌字子臧，肄业于燕京大学，聪颖亦如其兄。治《红楼梦》之学，能文章，擅长英语，其艺尤且过之。当其髫年占毕上庠，以犀利之笔，隼峭之辞，墙报校刊，自署燕京布衣，已崭然露头角，旋教授上庠，后讲学